

SHULIN JIAHUA

书林佳话

中外名家书话经典

主编◎黎先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书林佳话

中外名家书话经典

主编◎黎先耀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林佳话 / 黎先耀主编. —3 版.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4.12 (2007.4 重印)
(中外名家书话经典)
ISBN 978-7-5366-3911-9

I. 书... II. 黎... III. 随笔—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537 号

书林佳话

SHULIN JIAHUA

黎先耀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冯 青 刘 文
责任校对: 许玉萍
装帧设计: 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50mm × 640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25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3 版 2007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8 001-13 000
ISBN 978-7-5366-3911-9
定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书巢胜于黄金屋

001

黎先耀

斯密斯曾说：“书是最美的家具。”

这使我想起曾到沿海某个先富起来的乡镇访问，参观那里新建的总经理住宅。所谓的“将军楼”，除了颇有气派的客厅，还有偌大的书房，里面陈设着古色古香的仿硬木家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书橱里只立着寥寥几册学习材料，还有一堆武侠和言情小说。主人的物质生活确是相当富裕了，但是相形之下，其精神方面显得贫乏了些。据说，那书房，不久就改作他用了。

近几年，我国城市中兴起一股装修热潮，人们争相将自己的小窝建成豪华的公馆，在这方面，城里人倒不同于庄稼汉出身的人，除了有陈列些能用来抬高身价的茅台酒和洋酒的酒柜外，还附庸风雅地买来若干成套的精装书，摆放在组合柜里，但这也大多是聋子

的耳朵而已。若把书比作美人，却不被人所真爱，只当做花瓶装饰，就有点悲哀了。报上曾载，现在市场上竟出现了制售徒有虚表的“空心书”的买卖，书中填充的是泡沫塑料，连那“绣花枕头”都不如，令人笑叹。

“书是最美的家具”，也只是对爱书成癖、读书入迷的人所说的，他们只要看看书斋中琳琅满目的图书，就感到很温馨了，更不用说打开来阅读了。西谚云：“你告诉我看些什么样的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屋里没有书，就像没有窗户的黑屋，就像缺少灵魂的躯壳。人类的文明社会就是从创造文字开始的，书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中最宏大而神奇的一个，它甚至可以包容整个宇宙。书虽然是人造就的，但是书也造就了人。有人把书称作“印刷出来的人类”。一位罗马皇帝临终时曾说过，“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002

书籍是伟大天才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是造就人才的工具，是时间海洋中的灯塔。在没有文字、没有书籍之前，一位饱阅人世的老人去世，就等于一座图书馆的焚毁。书籍是人类的记忆和梦想、良师和益友，书籍也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和思想武器。真如莎翁诗云：“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我看过也许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小的书。访问牛津大学时，在古老的波德利安图书馆里，我翻阅过用铁链锁在架上的羊皮装订的巨书，比一张对开的新闻纸还大，我一个人抱起来都很吃力。据告，这是连英国女王也不能借出去的善本，但允许一般读者在馆内查阅。参观温莎离宫时，看到“小人国”书房里收藏的比豆腐干还小的掌中书，我不相信那是真正的书，主人让我自己翻阅一下，才发现书里印的竟是女王请名人撰写的文章，当然是要用放大镜看的。我作客英国皇家学会，看到那里的图书馆珍藏着牛顿、达尔文等大科学家的手稿和自制的仪器，这座世界闻名的科学殿堂也对优秀中学生开放，这使我钦佩。我曾到剑桥大学拜访李约瑟博士，他书房

里收藏的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图书文献之丰富，令我惊叹。

我的一生，从少到老，应该说深受图书所赐之恩惠。十年动乱之后，我从下放劳动的农村调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时，博物学对我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我就靠馆里收藏的图书和标本，经过四五年时间的认真学习，基本掌握了有关自然历史方面的知识。后来有人发现，馆里资料室几乎所有藏书封里的借书卡上，都有我的签名。我赴美国考察时，想认识那里的鸟类，就是靠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送我的那本《奥杜邦北美鸟类手册》，从北到南按图索鸟的。在旅途中，我读了卡逊女士著的《寂静的春天》，才了解到美国农药污染对鸟类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

我应日本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出访东瀛时，日本朋友要我给他们介绍中国的博物馆，以便进一步探寻中国悠久的历史古迹。为此，在土井多贺子女士及其他友好人士的支持下，我编著出版了图文并茂的日文本《中国博物馆总览》，受到了东瀛各界朋友的欢迎。最近北京图书馆根据任继愈馆长的建议，也收藏了这部迄今为止综合介绍一个国家博物馆的最精美的图书。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图书依旧是中外交流最好的桥梁。

书的命运总是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小孩满一周岁时，民间有“抓周”的习俗，如果孩子挑抓了一本“书”，那会博得全家人的高兴。可是，人生识字忧患始，读书，买书，卖书，借书，藏书，著书，教书，禁书，毁书……人生演出的悲喜剧，多少都同书这种人类文明的“道具”相关联。

我从小家境清寒，除了课本无书可读。因此，我现在看到一些好书，或读到书中一些精彩的篇章，总愿公诸同好。离休以后这几年，我基本是“编而不作”，在亲朋的协助下，按爱情、老年、大自然等不同主题，编了几套中外古今名家随笔文选，颇为一些作者和读者所赞许和喜爱，尤今、罗兰女士均认为是“一项辉煌的文化大工程”。独乐乐总不如众乐乐，我也由此尝到了替别人读书的乐趣。人生唯有读书好，我又选编了这部中外书话，奉献给爱读书和



愿读书的朋友们。

往昔，《劝学文》唱道：“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黍；安居无需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其实，读书本身就有福，何必拿书去做名缰利索。倘若达不到这种境界，又何妨以功利做引子，如今也可作新的务实的理解。“书中自有千钟黍”，黄山谷诗中不也说“读书开万卷，谋国妙百中”吗？现在有文化，也还是当高级公务员的重要条件之一。“书中自有颜如玉”，女作家张秀亚认为读书就是最好的“美容术”；而且我看印刷精良、内容精彩的好书，本身就颜美如玉，招人喜爱；说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畅游商品大潮，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行吗？书中不但有淘金法，还有点金术呢！再看书林就是一处令人乐而忘返的桃源。美轮美奂的华第，哪及书香缥缈的白屋。

004

陆游称其书斋为书巢。我曾到绍兴鉴湖畔，寻访过这位大诗人的故居，那两间取名“老学庵”的茅舍，当然早已踪影全无；但他那题写书巢的诗句：“开卷常默识，闭户有余师，”至今令我神往。我们编选这本《书林佳话》，就是为了帮助读者们营造自家温馨的书巢。手中有书即是家，家中有书成广厦。让在人世间飞倦了的心灵，找一处栖息的安乐窝吧！

赞曰：庐不在美，有书则雅；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

1998年4月

目 录



前言	黎先耀 (001)
----------	-----------

001

一 书林佳话

书林佳话	唐 弢 (001)
书的故事	黄 裳 (006)
为了鲁迅的书	姜德明 (010)
钱钟书与书	张建术 (014)
《红楼梦》汇真记	周汝昌 (017)
贩书杂记	魏广洲 (022)
《资本论》与《物种起源》	叶灵凤 (027)
童话将永世长存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030)

二 书之礼赞

人与书	郁达夫 (033)
书的抒情	柯 灵 (035)

书的鉴赏	朱 湘 (037)
书本世界	金克木 (040)
知心的书	鹤 西 (042)
书即本人	〔法〕雨 果 (044)
读书与书籍	〔德〕叔本华 (046)
书之礼赞	〔奥〕茨威格 (051)
书籍意味着什么	〔苏联〕尤里·邦达列夫 (054)
书籍之价值	〔美〕奥·康纳 (057)
与书为友	〔英〕斯迈尔斯 (059)

三 书市寻梦

002

重庆旧书铺	茅 盾 (061)
记马德里书市	戴望舒 (065)
伦敦有家“诗籍铺”	朱自清 (068)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 (071)
琉璃厂寻梦记	姜德明 (075)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 (081)
东京的旧书店	杜 宣 (084)
哈佛的书香	杜 渐 (086)
记法兰克福国际书市	王安忆 (089)
牛津逛书店	陈 原 (092)
说畅销书	何怀硕 (095)
香港翻版书	梁羽生 (097)

四 买书、借书及其他

鲁迅的书账	何满子 (100)
买书	叶公超 (103)
卖书	宗 璞 (105)
八道六难	唐 弢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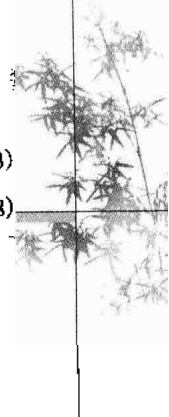
买书也斤斤计较	吴鲁芹 (112)
读廉价书	汪曾祺 (116)
怕人借书	余秋雨 (121)
赠书	潘铭桑 (125)
租书	徐少康 (127)
换书	谢兴尧 (129)
扔书	韩少功 (131)
毁书	徐 鲁 (134)
掉书	简 宛 (137)
偷书一席谈	隐 地 (140)

五 藏书家的心事

西谛先生的藏书	吴 晗 (143)
胡适的藏书	罗尔纲 (146)
藏书与读书的传统	季羨林 (149)
三种藏书家	唐 弢 (151)
藏书家的心事	董 桥 (154)
书籍与修养	毛子水 (158)
买书、藏书与查书	颜元叔 (160)
书到用时方恨多	张 错 (164)
书的“存在主义”	庄裕安 (167)
伏跽室记	肖复兴 (169)
论藏书	〔美〕威廉·菲尔普斯 (171)

六 书斋志异

我的图书室	林语堂 (173)
晒书记	梁实秋 (178)



待漏斋	张恨水 (180)
还我缘缘堂	丰子恺 (181)
我的书房史	萧乾 (184)
书斋戏笔	傅孝先 (188)
书房雅趣	寂岛 (191)
名人书斋	何满子 (193)
穀荻书斋	曾慧燕 (196)
三月曝书	林文月 (198)
托翁的书斋	〔日〕德富芦花 (202)
我的书房	〔法〕蒙田 (205)

七 读书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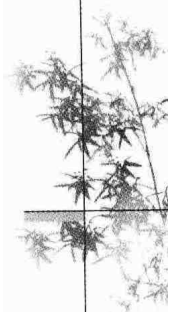
004

怀念北大图书馆	冯至 (207)
甬江藏书有名楼	徐柏容 (211)
走进图书馆	舒乙 (213)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丘颖 (216)
流连伦敦图书馆	陈原 (218)
最现代化的图书馆	吴岳添 (221)
牛津图书馆掠影	许达然 (224)
美国社区图书馆的感受	潘非 (226)
泱泱北京新书阁	梁秀荣 (229)
家家藏书千万卷	江素霞 (231)
图书馆颂	〔印度〕泰戈尔 (233)
读书的天堂	〔美〕梁厚甫 (235)

八 书的命运

寄付书	郭沫若 (237)
图书的惨劫	郁达夫 (241)
书的毁灭	谢冰莹 (243)

售书记	郑振铎 (247)
禁书	胡 绳 (251)
注家、选家和摘家	冯英子 (253)
书给我的幸与不幸	叶笃庄 (255)
出书难易说	江曾培 (258)
死里逃生	余秋雨 (260)
不敢爱书	邓乃刚 (262)
八股焚书论	卢杨村 (264)
清代禁书	单士元 (267)
读禁书目录有感	董乐山 (269)
书葬	赵淑敏 (271)
书籍的革命	南 帆 (274)
书籍之叹	[英] 彦·凡·德·华特伦 (276)
书的敌人——蠹鱼	[英] 威廉·布列地斯 (280)
书的命运	[苏联] 伊 林 (282)
编后语	梁秀荣 (286)



一 书林佳话

书林佳话

唐 致

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
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
只向慈仁寺里寻。^①

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

^① 即今广安门内报国寺。——编者



心 中 之 火 (蒋建国 作)

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待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徜徉。有些掌柜乘间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的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官鬻爵，带五品冠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嫫嫫风光，不减往昔，两记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二十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年5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说明自1912年至解放初期，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10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这本是合营后一件大事，我因事没有去参观。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两厢廊屋，迤迤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肘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腕以下折而相向，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之外，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

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换了称呼，而是



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人员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由于研究项目的变动，近几年来，我买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旧书，尤其是期刊。我有一种想法，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这样，我和古书店的关系比较疏远了，每到厂甸，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遯雅斋和补刻了续编的松筠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鞠部怀有好感，因此连及书店。遯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不过好的很少，浏览一转之后，如果时间许可，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碑帖或者笺纸的铺子里走走，否则的话，那就往东直奔松筠阁。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据说他年轻时常跑西单市，为人配补期刊，随见随录，辑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稿本十二册，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过去头本不另售，书店准备逐渐配全的刊物不另售，现在如果确知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远远地超过于书店所有，也肯破例成全。有些一时不易访求的期刊，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售货的线索，代为借用，譬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的影响，需要翻检一下绿波社、艺林社、弥洒社、骆驼社、浅草社、白露社、飞鸟社、鹭巢社等主办的刊物，就从松筠阁那儿得到了不少的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除了厂甸之

外，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兼营着线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星期假日，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边，慢慢翻检，也常有好书可得。东安市场还经常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先送书至家，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给我送书的王玉川，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要买什么新书，本来不是他分内的事，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千方百计地代为买到。近年以来，我得了心脏病，养成早起习惯，燕都入夏，晨凉如水，趁着朝曦未上，时而策杖街头。有好几次，看到小王骑着自行车，车座上驮满书籍，在清晨的几乎是洗过一样的长安街上，疾驰而去，很快地消失在远处的绿树阴里。我心里不免充满赞叹：这么早，这个年轻的传播文化的使者，又在执行他的任务了。

写着写着，想不到竟从书房写到街头去了，这在文章来说实是一种破格——也就是不成章的意思。关于北京书市，前人已经写过不少诗文，记得最受赞扬和常被引用的，好像是潘际云的一绝：

细雨无尘驾小车，
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
莫典春衣又买书。

典衣买书，原是会有事，但一定要让奚童与舆夫私语，未免带点大老爷口气。